

中国为何不认“世界第一”

■ 高连奎

据联合早报，世界银行发布 2011 年“国际比较项目”报告，通过购买力平价法 (PPP) 计算作出预测称，今年中国可能超越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这一新论点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热议。

对于这一好消息，参与这份报告研究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并不赞同，并且坚定地拒绝这一结论，也不希望这样的统计数据被公之于众。据透露，双方在世行 ICP 项目内部争执了足足一年。甚至导致最终出炉的报告中有一个注解：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报告采用的方法论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意见。以至于有媒体甚至用了“中国痛恨‘最大经济体’”这样的标题。

中国之所以不愿意更快地成为“世界第一”，很多人认为是因为计算方法的问题，比如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必须以汇率作为付款的基础，因此在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时，汇率法无疑更重要。而世界银行则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购买力平价理论最早是由 20 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提出的。简单地说，购买力平价是国家间综合价格之比，即两种或多种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时的价格比率，用来衡量对比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例如，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一篮子商品，在中国用了 80 元人民币，在美国用了 20 美元，对于这篮子商品来说，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是 4 比 1；也就是说，在这些商品上，4 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 1 美元。

以 PPP 计算，中国的人均 GDP 在世界上还排在第 99 位的后列。美国金融分析师格雷格·麦克布莱德说，虽然 PPP 消除了一些统计失真，但误差仍然很大。但必须指出，世行的预测采取的是购买力平价计算法，这是一种被认为更科学的算法，而且一直被世界银行所采用，并非单独针对中国。尽管这一算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科学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可以规避汇率被人扭曲的情况。其实算法不是问题，这一算法已经坚持多年，中国也从来没有抗议过。本次中国抗议的也不是算法，而是“第一”的名头。

东西方此消彼长

成为“世界第一”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所以当外面说中国“崛起”时，中国人更愿意称为“复兴”，因为世界第一的宝座本身就属于中国，中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寻求经济大发展开始，中国经济上升到世纪第一的势头不可阻挡。但中国的复兴绝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人们不能忽视这个转变的历史意义。美国作



为全球经济霸主已经超过了 一个世纪。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就意味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第一，显示着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由西方到东方的快速转变。

对中国人来说，成为第一意味着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被西方的羞辱，更是证明了中国政治的优越性，甚至是中国人的聪明和优越。美国丢掉了第一的位置，象征着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下降，象征着美国模式的失败。从更大处说，是整个西方的衰落。这些解读一旦发酵，将成为媒体、学术界的持续热点。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其实如果将 2012 年各省区公布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 加总，中国 GDP 总量将比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多出 58 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为了挤掉水分，特别是考虑到夸大经济总量将在国内外面临的不利局面，有意将 GDP 总量向下修正了 11%。另外中国半合法和非法的灰色和黑色经济活动猖獗，这些未能统计在内，中国实际的 GDP 数据要高很多。综合不同因素考量，中国政府公布的 GDP 数据，应该还是基本可靠的。

中国政府的担心是另外的因素，当年

日本欲超越美国的冲动引来了“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这方面中国也值得警惕。中国也应该看到美国在创新方面仍有着坚固的领先优势，在许多工业和领域的主宰地位不会消亡。纽约仍将是世界最高级的经济中心，美元仍旧会坚挺下去。美国人自身也应该反思，当下的美国同样也急需一场改革，需要更好的基础建设，更好的免税代码 (Tax Code)，提升教育系统，和缩小收入差距，这些能够稳固经济增长。

其实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一直是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2000 年以来，年均 10% 的增长率使得 GDP 增加了三倍。这种奇迹般的复合增长意味着，中国注定会超越增长放缓的美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国，中国去年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货物贸易大国。2013 年中国拥有 2000 亿美元左右的经常账户盈余，美国则存在约 400 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即使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也保持着大约六七年就翻一番的高成长速度；美国则处于衰退或小幅增长中。中国如果不是在 2010 年下半年开始紧缩货币，主动放慢发展速度的话，2014 年中国超越美国不仅仅是按购

买力算法了，即使按照真实汇率，中国也将大幅超越美国。自 2010 年以来的中国货币紧缩和主动经济减速，至少让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推后了三四年，而这种推后估计也有中国对美因素考虑。

但从常识上看，一个贸易量、钢铁产量、汽车产量、外汇储备、高等教育规模都是世界第一，而且人口四倍于中国的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本身就没有什么应让人惊讶的。但从早期的“中国崩溃论”，到后来的“中国威胁论”，再到今天的“中国第一论”，国际舆论也越来越从唱衰中国，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和责任上来。例如，联合国会费就该多出，国际援助与救灾等更不能太客气，温室气体减排应该承担更大份额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则一再强调，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位居穷国之列。另一方面，中国强调西方一直不理睬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决策份额太小的现实，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额度等。如果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迅速享有与经济地位相符的权利的话，当然中国也愿意承担这些任务，但达到这一点又非常难，这也是中国不认为世界第一的一个原因。

IMF 谈中国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GDP 质量更重要

5 月 7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京发布《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会上，谈及此前引起热议的“中国将在今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话题，IMF 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表示，GDP 质量比中国是否成为最大经济体重要，中国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前，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援引 IMF 对中美经济的预测数据，称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今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热议。在昨天的发布会上，IMF 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在谈及此事时表示，中国的人均 GDP 已有美国的 25%，中国要赶上美国还有很大的空间。

“用购买力平价 (注：一种根据各国不同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 来衡量 GDP 的方式是全球公认的，但该方法忽略了很多因素，比如民众幸福感、空气质量和生活水平等，该方法也没法衡量非贸易品。”席睿德称，他认为该报告的讨论重点被误导了，“大家应该把关注点集中在 GDP 的质量上，而不是中国是否将成为最大经济体。最关键的是国民生活是否富足，民众是否因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得更富有，中国要在这方面上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席睿德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即使不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稳定对世界来说也意义重大。

IMF 在昨天发布的报告中，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7.3% 调高至 7.5%，对中国 2015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 7.3%。IMF 在报告中表示，对中国来说，信贷增长的控制成为主要的挑战，尤其应警惕影子银行带来的风险。此外，政府还要在不引起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前提下，尽量控制金融系统风险。

(新华网)

中国专家不认可“中国将成全球最大经济体”说法

■ 李雯婷

有媒体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推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 2014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经济学家指出该报告的计算方式并不合理，不能太当真。本周，阿里巴巴正式提交在了美国上市的申请，有分析师称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本周，新鲜出炉的几组中国经济数据也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海关总署 8 号公布了前 4 个月外贸进出口情况。其中 4 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 22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3%，较一季度降幅收窄 24 个百分点，但尚未扭转进口、出口数据同比双降的局面。商务部近日表示，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既有上年同期套利贸易垫高基数的异常因素，也反映出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需不振、传统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积极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深入落实已出台的稳定外贸增长政策，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外贸企业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中国国家统计局 9 日公布数据显示，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8%，较 3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创下近 18 个月以来的新低。专家认为，4 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比 3 月份回落较多，鲜菜和猪肉价格下降突出是主要原因。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咨询研究部副部长 王军表示，当前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微调助力前行。

“在保持基本政策不变的情况下，

未来政策微调应该说非常有必要，不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因为物价走势、前期 PMI 的走势还有即将公布的工业投资、消费的数据都进一步印证当前经济相对比较低迷，处于在探底的过程，经济还没有企稳，需要通过进一步政策调整为稳增长加一把力。”

虽然许多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准确评估当前中国最新的经济运行情况，但不同的计算方法也可能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最近，有国外媒体根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推算，中国 GDP 总量有望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尽管这听起来激动人心，但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清醒地指出该报告的计算方式并不尽合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我们认为在国际综合国力或者说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以美元为主这个体系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接受，我们要承担国际责任，可能被夸大、虚胖 (的结果)，(令) 我们承担不能承担的责任。中国还有很多发展中的问题。比方说地区发展差距、贫困人口问题，还有发展的虚胖问题，尤其是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迟早要成为世界第一。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一个准备，就承担国际责任，解决国内自身问题。”

原来，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世界银行在其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1 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上升到美国的 86.9%，占世界总量的 14.9%。但陈凤英指出，购买力平价法可以客观反映一个国家本国的生活水平，却不能准确

反应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尽管近年来中国 GDP 总量快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从中国 GDP 的质量及人均拥有量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仍然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本周带来了不错的消息。6 号，阿里巴巴正式提交在了美国上市的申请，并披露了外界期待已久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PO 计划。按照惯例，当天发布的 IPO 计划书只显示了一个初始募资金额，阿里巴巴计划初始募资 10 亿美元。财经评论员孙口分析，阿里巴巴即使上市了，也不会改变其主要依托国内市场发展的大前提。

“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它并不缺钱，它电商业务做到这么大，而且依托它的电商业务以及比较可靠的交易方式——支付宝，以及衍生出来余额宝和货币基金，可见这个电商平台对实体经济、以及金融行业的影响有多大。不过从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它愿意去海外上市。但是即使在海外上市了，它仍主要依托中国境内市场庞大的购物人群。所以上市对阿里巴巴会产生经营方面等其他便利，但是核心业务短期内很难出现重大变化。”

阿里巴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网上市场，2013 年该公司旗下购物网站的商品交易额大约为 2,480 亿美元，比亚马逊公司和 eBay 去年的交易总额还高出了三分之一。有分析师表示，阿里巴巴此次募股有望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而这家企业最终估值有可能超过 1500 亿美元。

财经观察：中国“世界第一经济体”之轻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在今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决策层可能还无暇享受这一荣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了哪些改革措施？总体进度是否令人乐观？

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之轻

世界银行在五一节前发布的预测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世行的这一预测多少显得不解风情，毕竟中国领导层去年就提出“不再以 GDP 论英雄”了，甚至据外媒报道，这个预测还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列并不能掩盖住人均 GDP 还排在世界 80 位左右、以及 2 亿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巨大挑战。

很显然，一旦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必然要承担很多相应的国际责任，而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这项任务有些勉为其难。更何况，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迹象越来越明显。

一季度 GDP 增速已经降至 7.4%，而据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的预测，实际 GDP 已经降至 7% 以下。PPI 则已经连续两年多负增长，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直言这已经处于通缩状态。而 CPI 的近期持续走低，进口也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最新公布的 PMI 数据也在荣枯线以下，进一步印证国内需求低迷。

此时给中国扣上“世界第一”的大帽子，恐怕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轻了。

改革困局：前进一步与后退一步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守住底线已经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尽管自去年 11 月的三中全会以来，决策层已经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但改革的进度和力度都不令人满意。

最为迫切的金融改革方面，央行扩大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证监会则出台 IPO 新政、优先股发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新规、以及推出沪港通。

但存款保险制度迟迟没有突破，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也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成为现实。

价格改革方面，包括天然气、水等多项资源品推进阶梯价格制度，铁路货运价则由政府定价改完政府指导价，并在一些新落成的铁路线路上实行货物运输价格的市场化定价。

价格改革面临的挑战在于，如果只是迎合企业涨价的需求而推进的价格改革，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定价机制扭曲的问题？

在财税改革方面，营改增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将煤炭纳入资源税改革中，预算法修订取得突破，小微企业的减税优惠也得以扩大。

令人担心的是，每当在财税改革方面迈进一步时，就会有退后一步出现。在调结构的大背景下，财政收入还是高于 GDP 增长，过头税等陋习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最具争议的国企改革方面，中石油为首的央企以及一些地方政府都对混合所有制和新的管理举措进行了试验。不过鉴于以往惨痛教训的经验，以及法律法规方面的不配套，民营资本对此还在观望。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 (微博) 指出，用资本来约束企业经理层，让企业家管理企业，银行家管理银行，而不是政府官员来管理银行和企业。这才是提高我们整个国企信贷资产质量和回报率最重要的挑战。

掣肘改革的关键因素

改革进程并不顺利，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和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动荡风险，都成为掣肘改革的关键因素之一。

究其原因，一方面经济增长和调结构矛盾突出，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恶化抑制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焯辉 (微博) 认为，所谓守住底线不如改成如何降低未来中国经济的尾部风险。唯一的方向就是进行存量经济的调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端的收缩，应该关厂就管厂。第二个是债务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

林采宜则认为，房地产目前正在博弈，限购、限贷也是可以看见的。最难的是国企改革，因为涉及到千万政府官员的安置问题。让既得利益者来自断其臂的话，难度非常大的。

而瑞德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为防止经济下滑失速与金融风险爆发，建议更多稳增长政策抓紧落实，而全面降准也有必要，越早越好。

尽管忧虑重重，但令人欣喜的是决策层没有被“世界第一”的称号冲昏头脑，多次释放了继续推进改革的信号和决心。

结语

决策层具体会在哪一方面采取措施还有待观察二季度数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改革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之前，决策层恐怕没有心思去庆祝“世界第一”所带来的荣誉感。

(腾讯财经)